

知识·人才·图书馆

张白影

麦群忠

冯锦生

编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知识·人才·图书馆

张白影 麦群忠 冯锦生 编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豫新登字 02 号

知识·人才·图书馆

张白影 麦群忠 冯锦生 编著

责任编辑 孙允萍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湖南潇湘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7—5349-1499-X/G·354

定 价: 5.80 元

内 容 提 要

山包海汇、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来被喻为人类智慧气象万千的海洋，莘莘学子开掘知识的“宝山”，孕育科学成果的一方沃土，滋养各类型人才的摇篮。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大门上，镌刻着如下警句：“这里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如果你掌握它的钥匙的话，那么全部知识都是你的。”本书集古今中外几十位著名人物利用图书馆受益颇丰的事例说明了上述道理。书中既有概述性的论说、现实人物访谈录，又有一人一事娓娓道来的故事。全书文笔生动活泼，使人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良多教益，不失为广大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图书资料专业人员的优秀参考读物。

目 录

图书馆——人才的摇篮，知识的沃土（代序）	张白影（1）
上辑.....	张白影（17）
智慧的宫殿与图书馆相连 ——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	（19）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读书生活	（27）
鲁迅与大学图书馆 ——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	（33）
鲁迅与工具书	（37）
歌德与图书馆 ——纪念歌德逝世150周年	（41）
友谊载史册 图苑留芬芳 ——晁衡任唐代秘书监史绩考	（44）
白居易两任秘书省事略	（52）
“此与农耕并不殊” ——郭沫若与图书馆及其诗联	（58）
毛泽东与湖南第一师范图书馆	（65）
作家与图书馆员	（69）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克雷洛夫	（75）

书卷如“宝山”耕耘成锦绣

——访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教授 (78)

即席侃侃 堪称卓识

——访湖南大学校长成文山教授 (82)

“办大学没有一个好的图书馆是不可想象的”

——访湘潭大学党委书记张勇 (85)

“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情” (89)

定量读书辑谈 (90)

称“鲁迅学”无妨 (92)

“万卷古今消永日” (93)

下辑 麦群忠 冯锦生 (95)

太史令与“石室金匱” (97)

借书抄诵成名家 (99)

《资治通鉴》与天津商 (101)

读书乐，乐而忘食 (103)

饱读经典修方书 (104)

“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106)

“国宝”与图书馆 (108)

搞文学离不开图书馆 (110)

“我的书要送到图书馆去” (112)

念念不忘图书馆 (115)

“人生的最大快乐” (117)

翻山涉水觅图书 (119)

“补读平生未见书” (122)

“多亏那个书库”	(124)
“最大的恩人”	(125)
“一分辛苦一分才”	(128)
书堆寻宝	(130)
“密集读书”结硕果	(133)
理想的自修大学	(135)
“安得读尽古今书”	(137)
只上了3年学的名作家	(140)
难以忘怀的地方	(142)
从勤杂工到图书馆专家	(144)
不管图书的图书管理员	(147)
沿着进步的阶梯	(150)
“就像亲爱的母亲”	(152)
懂14个文字的管理员	(154)
采摘更多的珍珠	(156)
“梅花香自苦寒来”	(159)
蹲在窗下的读者	(161)
甘心被反锁在书库里的人	(164)
借来的借书证	(166)
生活的乐园	(168)
被破格提拔的医师	(171)
“真正的百科全书”	(173)
“学习、学习、再学习”	(175)
“医中之王”成功的秘诀	(177)
“读书是我唯一的娱乐”	(179)

鼓动远航的风帆	(182)
“不学习，毋宁死”	(184)
午夜方眠，黎明即起	(186)
“最快乐的时期”	(188)
火箭之父的课堂	(190)
最勤奋的读者	(193)
从小就爱图书馆	(195)
“世界童话之王”的道路	(197)
从童工到语言大师	(200)
最受欢迎的作家	(202)
他深深地爱上了图书馆	(204)
勤跑图书馆的穷孩子	(206)
“疯狂的读者”	(208)

图书馆——人才的摇篮，知识的沃土

(代序)

· 张白影 ·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爱迪生、莱布尼茨、道尔顿，李四光、陈垣、竺可桢……一串革命家、学问家、科学家闪闪发光的名字，一批人类发展史上出类拔萃、备受赞扬的人才。他们以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业绩，以其在学术领域的诸多建树，以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而名垂青史。但不知人们的眼光可曾注意到了，这些非凡的人才，他们除了是革命导师、文学家、教育家、史学家、科学家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曾经是图书馆员、图书馆长，或者是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的热情的读者。他们都在图书馆得益颇丰。

这个有趣的现象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山包海汇、典籍宏富，被鲁迅先生喻为知识“宝山”的图书馆，原来与人才的成长，成就的取得，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图书馆与研究人才成长规律以及获取成就的门径有着密切的关系。探索这种关系，揭示和宣传这种关系，对于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千千万万专门人才，对于充分开发利用图书馆这座知识的“宝山”，对于极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无疑大有裨益。

一、图书馆——自学成才者开掘知识的“宝山”

丰富的知识装备，这是一切人才的起码条件。古今中外，以自学的方法获取丰富知识而成才者层见叠出。即使是有机会受到系统学校教育的人，在他一生中，自学与学校教育相比，仍是以前者时间为多。对于自学成才者，或在人才自学阶段，荟萃着人类知识精华的图书馆，乃是勤于开掘知识的自学者理想的“宝山”。

近代原子学说的奠基人、著名的英国科学家约翰·道尔顿，1766年6月出生于英国西北部一个贫瘠的乡村。他仅仅在农村小学读过几年书，少小离家，过着边自学、边研究、边写作的生活。27岁那年，道尔顿来到了曼彻斯特一所专科学校担任讲师。在这个当时英国繁闹的纺织业中心城市里，对道尔顿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该市的公共图书馆。他时常借出各种书籍，贪婪求知，阅读到深夜。道尔顿在一封写给故乡亲友的信中，曾这样概述他的自学生活：“我的座右铭是，午夜方眠，黎明即起”。这一段刻苦读书，为他以后完成科学名著《化学哲理新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凡·爱迪生，于1847年2月出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叫迈兰的小镇。7岁时，随家迁居密执安的休伦港，在那里，爱迪生受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为期3个月的正规学校教育就被开除了，因为他的老师认为他“智力迟钝”。他12岁时，新建的从休伦到底特律的铁路通车，穷孩子爱迪生便到火车上去卖报，挣钱补贴家用。火车每天要在底特律停几小时，随车往来的报童爱迪生，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市里最大的图书馆去看书，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这位发明家日后曾深情回忆这段使他大开眼界的图书馆的自学

生活，描绘为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20岁时从家乡金坛县来到清华数学系当助理员，工作之余在图书馆发奋攻读，实施他的自学计划，向数学王国里数论高地冲击。老一辈教育家蔡元培，“20岁至22岁，为同乡徐氏‘古馥藏书楼’校订所刻图书，因得博览其丰富的藏书，学乃大进”。史学大师陈垣，十五六岁时，曾趁着“广州大疫，私塾解散”，而摆脱了那枯燥的八股文，得以博览公私藏书。他日后曾满意地称这段自学生活为“读书之基树于此也”。著名思想史专家蔡尚思，在《我的苦学经历》一文中写道：“最值得我纪念而终身难忘的，倒是30年代去南京国学图书馆读书和搜集思想史料时期”。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著名作家姚雪垠，20岁失学失业在北平，一面自学，一面投稿，过着穷困艰苦的生活。他经常身着旧长衫，带着几个烧饼去北平图书馆看书，每每到入夜闭馆才恋恋不舍地出来。姚雪垠将此称为“卖文求生，钻图书馆求知的道路”。一个当代的自学者——现四川社会科学院的青年王治林，在浩劫人间的“文革”年代里，超脱动荡而自持，从16岁开始自学，他的第一程就是钻进四川省图书馆一座文学禁书藏书楼。王治林曾如此描绘他的这段生活：“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藏书楼里，我的灵魂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历史的长河上，飞翔在辽阔的山野、丘谷、海洋、莽林，飞翔在人类智慧的茫茫大海之上。从史前时代到20世纪，从爱琴海流域到黄河之滨，我每天都在目睹一首首大气磅礴的乐章，每天都在和哲人志士们交谈着思想。我感到极大的乐趣。”

在图书馆自学而得益颇丰的例子，以年青时代的毛泽东为典型。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充分利用过他就读的湘乡县东山学校后斋的藏书楼和湖南第一师范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他 1912 年在湖南图书馆半年的自学生活，被毛泽东自己称为“学习生活中最可纪念的一页”。毛泽东曾经如此向别人叙述过这段生活：“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但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

这只是随笔汇辑的一束例证。属此类人才的还有当代的苏阿芒、史丰收、曹南徽等等。这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之所以把自己在图书馆的自学生活，描绘成“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学习生活中最可纪念的一页”，“感到终生难忘”，视为“求知”之路，乃是在图书馆里，他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到了宏观和微观的大千世界，看到了驾驭时代前进的条条缰绳，看到了无边无际的知识领域里，那等待人们开采的宝藏的闪光。不少人正是从图书馆自学，获得丰富知识，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英姿崛起、奋发成才的。

二、“一举成名”的背后

人才成名，是荣誉和成就之花舒蕊开放的美好时期。那些在图书馆里发奋攻读、吮吸了人类大量知识的人们，加上他们的实践活动、智慧和创造力，时常是带着非凡的处女作，从容地进入人才的行列。

1828 年 4 月的一天，在巴黎贫民区卡西尼街的一座小房子里，搬进了一位新房客。此人的生活规律是，每天到附近的图书馆去读书，通过书本广泛深入地研究法兰西的历史。隔不久，1829 年，一部反映 1799 年望岱地区共和国军队扑灭保王党人叛乱经过的历史小说《朱安党人》问世。这就是 19 世

纪伟大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揭开他《人间喜剧》创作序幕的情景。

英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理斯·狄更斯，生于波特西近郊，出身贫苦。他只读过二三年书，以自学获得广博知识，12岁起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从1828年至1836年的8年间，青年狄更斯一面为伦敦几家报纸撰稿，一面坚持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里勤奋学习。1836年底，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出版，狄更斯由此成名。

中国著名作家老舍，1924年到英国，在伦敦大学所属的东方学院教中文，历时5年。他除了备课、讲课之外，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泡在东方学院图书馆里，“抱着字典读原著，小说读得最多”。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此时期诞生，他接着又写了《赵子曰》和《二马》两个长篇。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1913年再次来北京之后，曾花了几年时间倾全力在京师图书馆阅读和研究《四库全书》，他读了大量只有《四库全书》才有，而在外面看不到的古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17年，陈垣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图书馆不仅给予了自学成才者以专科知识的丰富滋养，那山包海汇的广博藏书，还曾屡次偶然而必然地启发过他们智慧的灵光。杰出的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学说，发表了《天体运行论》。他使科学开始摆脱了神学的桎梏，而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壮丽序幕。有趣的是，哥白尼的伟大发现，除了因为他阅读了大量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书籍外，他自己说，还由于他“不辞劳苦地重读了我能得到的所有哲学家的著作”，是古代哲学家关于地动的猜测，给了他极大的

启发。

世界上最先试图研制计算机以模拟人的计算能力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也是从中国古老的《易经》哲学思想中获得了数学的启发。莱布尼茨在20岁以前就看到过中国的哲学书籍，受到了《易经》中应用八卦阴阳解释万物变化和运动这种思想的影响。1663年4月，他大为惊喜地看到圆圆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莱布尼茨以为这与他后来1678年所发明的以二元算数方法计算万物的思想极为一致。

在图书馆广泛的阅读而得到科学发现的启发、文学创作灵感的事例，不是以哥白尼和莱布尼茨为绝无仅有的。姚雪垠在《〈李自成〉创作余墨》中曾描述过他23岁那一年，失业在开封，经常到河南省图书馆去读书的情况。他写道：“……这时我偶然发现了记载李自成三次进攻开封的两本书，一是李光壁的《守汴日记》，一是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多年不能忘怀。这是我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之始。另外记载开封围城战的书，如白愚的《汴围湿襟录》，我是抗战期间才看到的。倘若我后来不想到写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守汴日记》等书对我也不会有多大作用。不料后来它会成为我对明末农民战争史料发生兴趣的引线之一。古人说：‘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人们治学问，中年以后的重要成果往往起于青年早期的‘滥觞’之微，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作家姚雪垠，在文中对青年时期在图书馆涉猎史料，而给予他日后创作启示的“滥觞之微”，表达了真挚的感情。

三、即使能进入学校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 图书馆也依然是“太上研究院”。

18世纪俄罗斯博学多能的伟大学者罗蒙诺索夫，曾被普希金誉为“俄罗斯第一个大学”。罗蒙诺索夫20岁进入莫斯科唯一一所可算高等学校的扎依康诺斯巴斯基修道院附设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他在一年之内学完了3个年级的课程，并获得了优异成绩。罗蒙诺索夫不满足于几本教科书，他把旺盛的求知热情和全部课余时间都消耗在图书馆里，不仅贪婪地阅读了学院图书馆所藏的书藉，还经常到莫斯科其他图书馆去，特别是常到藏有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德文等各种文种图书的“印刷所图书馆”去读书。在这些图书馆里，18世纪前期欧洲科学知识的无数涓涓细流，不断地向罗蒙诺索夫的心田交汇。4年之后，他作为12名优秀生之一被选送到彼得堡科学院；又隔一年，被派赴德国留学深造。

1891年，24岁的玛丽（日后的居里夫人），进入欧洲著名的高等学府巴黎大学学习。她住所附近的“圣日内维埃图书馆”，成了她常去之地。特别是冬天，那些有明亮的煤气灯，又很暖和的阅览室，简直成了玛丽“幸福的收容所”。她每天坐在那张长方形的大桌子前面，专心致志的勤奋学习，一直到晚上10点图书馆关门才离开。经过这番苦读，玛丽入学后2年，参加物理学硕士学位考试，在所有应试者中名列第一；隔一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数学硕士学位。

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吴晗，1931年进入清华大学。大学期间，他虽住在北京，京戏却一次也没有看过。他经常进城去的地方是北京图书馆，在那里认真阅读馆藏史学图书。吴

哈曾用手写笔录的方法，摘抄过馆藏卷帙浩繁的 2900 卷《明实录》和 1700 余卷的《李朝实录》。他连续发表论文，在学生时期即已是知名的明史专家了。

像这类上过大学、在图书馆发奋攻读而日后成才的事例中，最直接、最典型的可算 70 年代受到人们广泛尊敬的科学明星陈景润。陈景润在学生时期即是图书馆迷。1954 年秋，他这位不算高明的中学教师由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先生从北京调回母校后，即被安排在图书馆。陈景润适所归矣，他博览群籍，废寝忘食，日夜苦读，2 年后即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数论论文，以后，在数学高峰的攀登上，他步步迈进，硕果累累。

思想史专家蔡尚思由此说道：“我以前只知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的研究机构；到了 30 年代，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翻阅历代文集之后，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对活老师来说，图书馆可算死老师，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对于莘莘学子，图书馆乃是求学问途的理想之所。

四、图书馆——人才的摇篮

陈景润被储备在图书馆，又是从此崭露头角，说明在王亚南先生眼里，图书馆是人才的摇篮。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当年主持北京大学的基本方针，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先生毫不含糊地认为，一个“囊括大典”的图书馆是在大学里培养出优秀人才的必备条件之一。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期间，在一次演说词中也明确提出，要“想教育发展……非依赖图书馆不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

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同作此观。1937年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迁往湘、贵、桂，辗转跋涉2500公里。即使内迁途中，竺校长依然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保管利用，每到一地定居，不论庙宇祠堂，木屋草棚，立即开放临时图书馆供师生使用。在竺可桢看来，图书馆对治学育才乃是不可须臾或缺的。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例证，说明日后成名的英才，甚至在幼年时期即受到过图书馆的丰富滋养。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小时候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他父亲的私人藏书室。他在这间藏书室里，看到了狄更斯和乔治·桑笔下的世界，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曾深深震撼过他年幼的心灵。还有7岁的海涅，教师平淡无奇的讲课使他厌倦，而他舅父专门藏书的阁楼却使他心驰神往。海涅视此为宝库，读了一本书又一本书。多少年以后，他的不少诗作中，都留下了这藏书楼上的影子。

五、图书馆——孕育成就的沃土

打开无产阶级革命史、文学史和科学史的长篇大著，我们会看到：无论是革命领袖丰富壮丽的生涯中，还是科学家、文学家成就著述的丰碑上，都留下了图书馆的功绩。或者说，在人才的出名时期，或不出名但实际上创造成果的黄金时代，图书馆都是帮助他们不懈地攀登上座座高峰、摘取累累果实的一匹骏马。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不间断地研究25年之久，阅读和涉猎过1500多种有关经济学、文化史、技术史等著作，从而写出《资本论》的故事早已尽人皆知；马克思仅仅“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20多页文章，就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